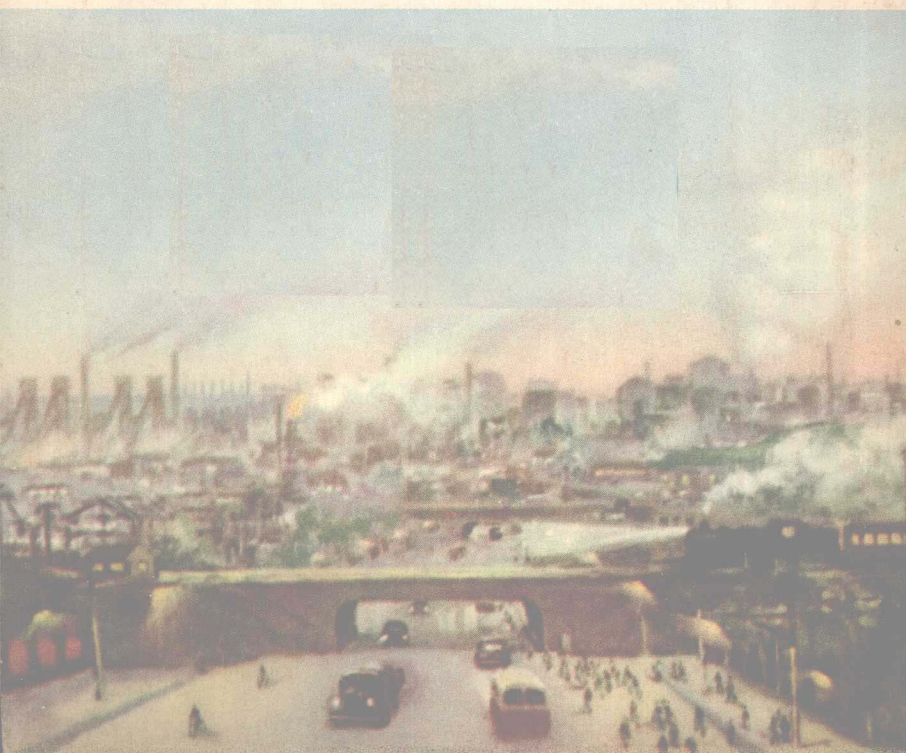


建設鞍山的人

陸 灝 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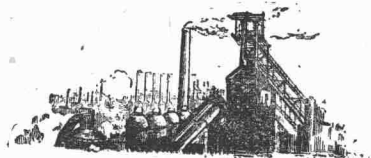
建設鞍山的人

陸

願

著

藏 書



工 人 出 版 社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包括的十六篇關於鞍鋼建設的通訊，它從各個不同角度，反映出工人、工程技術人員、管理人員的高度熱情。他們有的是具有多年工齡的老工人，著名的技術專家，但也有的是不懂技術的老幹部，普通的職員，新從農村來的農民，剛從學校畢業的學生，或復員軍人。他們在各個不同的工作崗位上創造着奇蹟；同時，在緊張熱烈的勞動生活中，鍛鍊成爲堅毅勇敢不怕困難的戰士。

書號：5247 開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張：5 $\frac{1}{8}$

建設鞍山的人

著 者	陸 灝
出版者	工人出版社 (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〇九號) 北京西總布胡同三十號
印刷者	工人日報社印刷廠 北京北新橋駱駝胡同四號
發行者	新華書店

1—40,086〔累〕91,174

一九五三年八月北京第一版——第一次印刷

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北京第二版——第四次印刷

字數：96,000字

定價：5,000元

目 錄

孟泰同志·····	一
一個忘記自己的人·····	一四
老工程師·····	三三
復員以後·····	三三
不平常的混凝土攪拌廠·····	四一
婚事·····	四四
女工長·····	五三
晝夜之間·····	六二
友情·····	七二
人人都能創造榮譽·····	九一
電焊工·····	九七

王崇倫的故事·····	九五
我們一定能學會的·····	二七
師傅和徒弟·····	二三
好姑娘·····	一五
走機械化自動化的道路·····	一四

孟泰同志

一

孟泰能够帶着全家老小離開住了三十多年的鞍山，隨着我們的幹部一同撤退到通化去，這說明孟泰跟着共產黨走的決心，已經是斬釘截鐵般地下定了。

火車到了通化，張廠長和很多廠裏的幹部們早在火車站等着他們了。孟泰全家剛到廠裏，只聽廠長告訴炊事員們說：「走了長路有火，趕快給大家弄點麵湯喝喝吧。」

工廠給孟泰分配了房子，馬上又送來了一布袋苞米，一車煤，以及炕蓆、火爐、煙囪、鍋盆瓢勺，連吃飯的碗筷也沒有落下，什麼也給送來了。

雖然是什麼都有了，可是廠長還是常來問：「還有什麼困難嗎？」「還缺什麼嗎？」

孟泰看看廠長，他穿了一身粘滿了油膩的舊的灰棉襖褲，冷了，連副手套也沒有，常常用手去搓搓耳朵。他覺得這些人，怎麼生來就好像只會關心別人，而對於自己却一點也不管。

這種情形，對於一個長期在革命隊伍裏生活的人，也許都已經習以為常了。可是，這對

於一個在舊社會裏受了幾十年折磨的人來說，情形就完全不同。

這些日子，孟泰就特別容易想起過去的生活。幾十年來，貧窮和飢餓是那樣苦苦地熬煎着他。有一次餓得實在沒辦法了，只好賣了身邊僅有的一根皮帶，去換一點豆餅和榨過油的棉籽當飯吃。在冬天，全家六口人，只有三條破破爛爛的棉花套。有一次，他的手砸爛了，既沒有地方上藥，連一塊綁的布條也找不到，傷口上血肉模糊，還得去上班。而現在，黃澄澄的餅子、豆腐、青菜，鋪的蓋的，什麼也有了，但廠長還總是來問冷問熱，廠長的老婆，還常常抱起他的孩子，輕輕地摸着孩子的臉蛋。這在一個從充滿了殘忍和黑暗的舊社會走過來的人的心裏，該沖激起一種什麼樣的情感啊！

工廠那時正準備先修復兩個暖氣鍋爐，一切計劃都做好了，但就是缺乏材料，工程不能進行。

這是多麼令人焦急的事啊！孟泰總是不等拉汽笛就已經上班，雖然把工具都準備好了，但結果還是因為沒有材料，工作不能開始。

孟泰常常苦悶地在廠的周圍轉來轉去。他想：現在不愁吃喝了，正好出力報國，可就是有力沒有地方使。有一次，他突然在一間被砲火破壞了的房子裏，發現一些暖氣片和水管，他便一根一根、一片一片地收拾回來。

看到孟泰這樣做，大夥兒都來跟他學。他們在廢鐵堆上，在破屋頹牆下邊，哪怕是見了一隻生滿鐵鏽的螺絲釘，也拾了回來，他們的材料慢慢就堆滿了一小屋。

連孟泰的老婆也參加了工廠的恢復工作，她在家裏幫助工廠用剪刀剪一種管子上用的墊子，墊子又韌又厚，剪子也不好拿，她常常從天亮剪到天黑，天天剪，沒有一天間斷，剪得手上都起了泡，可是她還是吃力地堅持工作。

第一個暖氣鍋爐，沒有花國家一個錢，就這樣修復了。

那時是一九四八年的春夏，爭奪鞍山的苦戰還在激烈地進行，鞍山已經臨近解放的前夕了。

二

孟泰從通化回到鞍山，鞍山已經是一片荒涼。

他回到他過去工作過的煉鐵廠。那煉鐵廠，因為在戰爭中突然地停止了工作，成百噸的鐵水、礦石，像座小山似地被凍結在高爐裏。半人多高的野草，在出鐵場上搖曳着。成百個煙囪看不到一縷煙絲，它們靜悄悄地好像在睡覺。道釘和枕木分了家，載着吊罐的電車也拐了腿，軀體傾斜着，有的轆轤多半截被埋在泥土裏。所有廠房的玻璃都像鐵板一般黑烏烏地

看不到一點光綫。

鞍山像一個深重的病人倒下了，癱瘓了。

在這困難的日子裏，孟泰又回到了那些龐大的站立在半空中帶着滿身創傷的高爐身旁，他看到那裏已經有人在拔草，有人在拉水管。

孟泰看到這種情形，他的眉頭緊鎖着。他想：最要緊的是讓高爐趕快出鐵，而要修復高爐，最要緊的是器材，這個苦頭，已經在通化吃够了。

他想起在敵偽時期，工人們因為心裏有氣，有時候，不管是什麼器材，順手就扔在廢鐵堆裏。他想：不要看不起這些亂七八糟的廢鐵堆，這裏頭有出了黃金還買不到的東西呢。

他和大夥兒商量這件事，開始沒有人相信他的話。他們說：「不要說修一個高爐，就是修三個四個，蘇聯老大哥也會幫助咱們的，你發什麼愁呀！」

「眼前有能用的不要，這是什麼思想？」孟泰反駁說。

事情一說穿，當然就站不住腳了，可是還有懷疑的。他的弟弟對他說：「弄那些東西幹什麼，漆黑的，多難看。」

「咱們又不是在客廳裏作擺設，光顧好看，就不能馬上出鐵。」

恰好這時候，鞍山的黨和政府號召工人進行搜集器材的工作，這個號召有力地支持了孟

泰的意見。

第一次，孟泰一個人就拾到了幾十個「三通水門」，這些「三通水門」，雖然又髒又銹，樣子很難看，但有的還挺完整的；有的只有一點小毛病，稍許修配一下就能使用。他把玻璃砸成粉麵，然後和機器油摻在一起，慢慢地磨擦，用不了很多時間，這些零件好像去了一層皮，黃澄澄地和新的差不多了。

不管是上班或者下班，從這裏走到那裏，孟泰和配管組的同志們，從來沒有空着手走過路，哪怕是見了一隻螺絲帽，他也要把它擦得乾乾淨淨收起來。如果是下班，地上揀了一塊不大的焦炭，也要放在口袋裏，第二天上班再帶回廠裏來。

在高爐上工作的同志們也都來參加這個工作了，有一個叫劉長記的，他去挑水，在路上見到了「三通水門」，他一隻手扶着扁担，一隻手也拿起兩三個來。他還告訴孟泰說，在鑄鐵機的廢鐵堆裏還有很多他不懂的零件，他一個人拿不了。配管組的同志們一聽說，馬上去了一七個人，連扛帶拿，弄了兩天，堆滿了一小屋。

看倉庫的同志聽說老孟泰在領着配管組的同志們搜集器材，他也跑來看看大家到底在搜集些什麼。他一看孟泰手裏拿着的高壓汽門，他說：「只要你們能修理，我們那邊有壞的。」

孟泰跟他到倉庫去，在路上他就揀了兩個，沒有進倉庫，又揀了八個，倉庫裏頭又找到了二

十多個。因為這些東西都是作爲廢鐵扔在倉庫裏的，孟泰都把它們當廢鐵買了回來。

煉鐵廠修復二號高爐的工程正式開始了。有不少器材，當時是有錢也買不到的。正當大家在爲難的時候，孟泰和配管組的同志們却不慌不忙，工程上需要什麼，他們就拿出什麼，好像一切都準備好了。廠長和黨委書記很奇怪，他們去問孟泰，孟泰領他們去參觀了配管組的四間屋子，只見屋子裏的木架上，堆滿了成千個各種規格的水門、汽門、彎頭和水管……。這就是著名的「孟泰倉庫」。這個倉庫究竟值多少錢，那是無法用數字來計算的。就是這個倉庫，支援了鞍山迅速地修復了三座高爐和許多其他的建設。

三

自從高爐點火以後，孟泰就像一個母親對待嬰兒那樣，時時操心着它的安全。

那時他的家住在對爐山，從他家的窗戶裏，可以看到高爐上冒的煙，從煙的顏色的變化，他可以判斷高爐發生了什麼問題。就是深夜睡下了，他也惦記着氣門是不是會漏，水管凍了怎麼辦……。

果然，不幸的事情發生了。

有一天，他早晨上班，一進廠，老遠就看到四號高爐的上空白霧騰騰，幾乎是把天空和

大地都連在一起了。在白霧中，夾雜着手榴彈爆炸般的響聲，還冒着濃烈的火焰。整個的高爐好像要毀滅了。

看到這種情形，孟泰不顧一切地衝進煙霧和火光中去。配管組的伊瑜和李鳳智，緊緊地跟在他身後。他靠近高爐，喉嚨像被撕裂開來似地痛苦，喘得氣也喘不過來。他停一停神，看見有一個個黑影從高爐上跑過來，他知道這準是在高爐上工作的人們。

他使勁地喊：「發生了什麼事？」「發生了什麼事？」

「不知是怎麼回事。」人們回答他說。

這個在高爐前工作了快三十年的老配管工，他平常對於高爐上的千百種設備，用不着看圖紙，就可以裝配得一點也不錯。高爐上幾百根水管，不管是哪一根管子出了毛病，他都能夠判斷病根在哪裏。他聽了這突如其來的爆炸聲，他的脚步自然而然地向發出爆炸聲的那個地方走去。

他越走近那個地方，爆炸的聲音就越大，像密集的砲彈的轟擊，彷彿整個高爐要塌倒下來，火焰竄得也很高，好像馬上要把一切都燒成灰燼似的。這種情形如果再發展下去，不要說一個人，幾千個人也會炸成碎粉。

高爐底下被水溝裏濺出來的水沖濕了，那地上高低不平，很滑，人走進去，要偻着腰，

不小心就會摔跤。他雖然對這裏一切都熟悉，但因為白霧般的水蒸氣把一切都蓋住了，他只好爬着摸着走近爐底。

爐底下很多水管都已經因為爆炸而破裂了，破水管裏滋出來的水像大雨般地把他們從頭上澆到脚下，水點打得他眼睛也睜不開。他有時候只好閉着眼睛繼續摸過去，爬過去，爆炸的響聲就像挨在他身邊一般，巨大的聲浪幾乎使他站也站不住，幸虧全身早已濕了，要不他的衣服也早被燒着了。這時候，孟泰已經知道這爆炸是在出鐵口那邊傳來的了。

到出鐵口的底下去，要經過一個水坑，坑上邊只有一條窄窄的跳板，孟泰摸着那個跳板，用兩隻膝蓋跪在上面，匍匐着向前挪動。

他終於摸到了出鐵口下面，原來是出鐵口潰破了，鐵水淌下來，把水管炸破了，鐵水和鐵渣流在水裏，發生了爆炸。孟泰爬上去，閉上了水管，恰巧這時鐵渣已快流完，值班技術員李國安也在信號室通知鼓風機減低了風量。這樣，爆炸聲才逐漸小了下來，火焰不見了，霧一般的水蒸氣也慢慢消失了。

四

因為過度的緊張和勞累，孟泰病倒了。

他被送進了醫院。但是，要孟泰這樣的人住醫院，是一件很困難的事。

剛剛住了幾天，他就向醫生要求出院。

醫生說：「你的病還沒有好。」

五十多歲的孟泰，他懇切地說：「我已經好了。」

「那你寫張請求書吧。」醫生有意爲難他說。

寫請求書，就要說明出院的理由。事實上，孟泰自己也知道病還沒有好，這當然是任何理由也無法成立的。

孟泰躊躇着，不肯寫請求書。醫生說：「你是不是有別的顧慮？」

「要是說有顧慮，那是真的。」孟泰說。「我住在這裏，你們當然待我很好。可是，這裏煉煉鐵廠的人太遠，他們來看我太不方便。」孟泰想了一想又繼續說：「煉鐵廠的工友們都在對爐山附近住，醫生，要是你一定不讓我回家，你是不是可以把我轉到對爐山的療養所去住。這樣，我就能每天和他們見面說話。」

醫生們商量以後，覺得孟泰的意見是可以接受的。因爲孟泰的病主要是要休息，如果能休息，他很快就能恢復健康的。

孟泰在離開醫院的時候，醫生對他說：「你到療養所以後，一定要保證好好療養。」

「你們可以放心，我一定哪裏也不去，保證好好休息。」

他住在療養所以後，每當煉鐵廠工人下班的時間，他總要等在門口，問問同志們：「高爐休風沒有？」「生產正常嗎？」「誰的病好了嗎？」他好像離開煉鐵廠很久了，聽到什麼回答都挺新鮮，都能使他高興似的。

有一次，人們告訴他一個好消息，但他聽了却不高興。人們跟他說廠裏正在評工資，大家一致給他評了一等工資。

爲了這件事情，他參加了配管組一次評工資的會議。他對大家說：「來個特別事兒行不行？」

「什麼事？」

「我的工資我自己要一下好嗎？」

「你說說，大家聽聽看。」

「給我一個二等工資。如果覺得不合適，可以往下降，就是不能往上升。」

「爲什麼？」

「我技術能力不高，大字不識，年紀大，耳聾眼花，我能給國家做的事情很少，可是國家給我的已經太多了。」

爲了證明他的意見是對的，他給大家說了一下他在療養所的生活。他說：「我現在吃的是雞肉魚，睡的是鋼絲床，我的家裏現在都吃穿富裕，孩子們也都上了學。國家已經給我這樣多的東西了，我怎麼還能向國家要更多的東西呢。」

孟泰固執地堅持着自己的意見，一點也不肯讓步。大家覺得不能過分地執拗他，也就不好意思和他爭論了。大家都同意把這個問題交給廠的領導上去解決。

他在療養所住着，日子稍久，他就住得很不耐煩了。他說他的身體已經好了，醫生說他還要繼續休息。他說他可以回家，保證不上班，療養所的醫生也沒有答應他。

五

正在孟泰想尋找機會離開療養所的時候，有一個晚上，煉鐵廠打來了一個電話找孟泰。孟泰剛脫下襪子準備睡覺。

電話是配管組的工人打來的，告訴他高爐上的水管突然堵塞了，水管發熱，情況很危急，大夥覺得沒有他在身邊，心神不定，都希望他能去看看。

他放下電話，只穿上了一隻襪子，就奔向煉鐵廠去。

厚厚的積雪和冰凝結在一起，把整個大地封閉得密不透風，在馬路上行走，有時只好用

脚尖着地，有的地方，光光滑滑，走路簡直像溜冰一樣。孟泰從對爐山到煉鐵廠，大約有三里路，他十幾分鐘就走到了。

這正是冬天的夜晚，那出鐵場上全是迸飛的鐵水，高爐周圍照耀得一片紅光，滿載着焦炭的電車來回忙碌地吼叫着，捲揚機把裝滿礦石的吊罐運送到爐頂上去，滿身通紅的礦渣正一面冷却一面流到礦渣車上去。整個的煉鐵廠沸騰着。

孟泰扶着鐵梯爬上了高爐，配管工人們正在焦急地等待他。這些日子以來，由於水源那裏不乾淨，水管已經不止一次被蛤蟆或木頭堵塞住，水管被堵塞會使整個冷却設備燒壞，結果要直接影響高爐的生產和壽命。孟泰一到，配管工人們這才好像放心了。

孟泰和配管工人們趕緊把被堵塞的水管上的三通水門芯子拔下來，這樣，冷却水就沒頭沒腦地往身上澆，工人們戴的皮帽子和穿的棉衣都被澆濕了。

孟泰和工人們一層一層地爬上高爐，他們像醫生一樣，一根一根地檢查幾百根水管。溢出來的冷却水轉瞬間在棉衣上凝結成了薄冰，皮帽凍得像鋼盔一般。人們有時跪在或蹲在冰水裏堅持工作，衣服格格發響，手脚也麻木得失去知覺了。

突然間，孟泰凍得暈倒了。大家趕快把他抬下來，送回配管組。他在好幾分鐘內，手也不能曲，腿也不能彎。臉被爐灰抹得漆黑，幾乎兩隻眼睛都看不見。暖氣慢慢地烘乾了他的